

百姓茶座

孝敬父母新常态

刘江涛

“我也是有朋友圈的人了……”唉，老爸还真时髦，和邻居打拳练剑不说，还有了朋友圈。看，头像还是老头掂着锅铲忙碌的样子。

去年五一一大早，我匆忙喊妻子给父母朋友圈点赞留言：“喝酒吃肉，听剧打拳，么么哒。”

自此，家里用了许久的座机，悄然间闲了下来。父母朋友圈里每日更新着养生小段落、快乐出游记、儿孙满堂照……各类新鲜出炉的生活点滴，都是父母信手拈来一个个可心的“甜点”。

“咋就镜子一样恁清亮，你瞅得见我，我也看得见你呢，闲了就多拉呱会儿哈。”父母不仅每天津津乐道发三五条朋友圈，还爱上了一键触网的视频电话。

这不，隔着方寸屏幕，跟父母聊着一日三餐等家长里短。他们最碎碎念的，莫不是才三五天没见面的孙女，追问啥时再回家吃饭。

然而，当下朋友圈却在年轻人和父辈间形成反差：

有的年轻人朋友圈设置仅三天可见，把自己包裹的小心思妥妥藏起；父母则是乐于晒日常，每日分享三条不嫌多。

不少年轻人感叹，自打父母加入朋友圈，每天都会被他们转发的文章刷屏：励志帖、养生帖、健康贴。“若能穿越回去，我真不想加父母好友。”谈及和父母线上交流，身边不少年轻人坦言，虽说为方便联系加了父母微信好友，却不想对父母开放朋友圈。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父母的社交圈一天天缩小，孤独感日益增加。朋友圈正好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，让他们能够与亲友保持联系，通过分享增强彼此感情的连接。

不管是养生之道、旅游打卡，还是记录家庭团聚时刻，这些琐碎日常无不承载着父母深厚的情感寄托。他们不熟悉网络用语，更不懂得年轻人所谓的“玩梗”，只是真诚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也同样真诚地关注和祝福着小辈。

莎翁有言：一想起你的爱让我那样富有，和帝王换位我也不屑于屈就。

在人人触网全民AI的今天，如何安利父母的朋友圈，是一种人生处世态度，也是孝敬父母的新常态。

(作者来自西北油田)

低碳有我

老站长的绿色接力

鲍琳

在我管理的浙江上虞石油兴安加能站后院，有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我叫它废旧物资角。别小看这角落，它现在可是我们站的“绿色创意工作室”。

这事还得从我上一任的老站长说起。老站长陈巍在站里干了30多年，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：但凡报废的器材，替换下来的旧物件，一律不准随手扔掉。在他眼里，一个锈迹斑斑的油桶，那是现成的花盆坯子；几段报废的旧油管，保不齐哪天就能派上大用场。他常念叨：“咱们天天跟能源打交道，最懂得‘珍惜’俩字的分量。物尽其用，就是最实在的低碳。”

老站长退休那天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小鲍，这摊子交给你了，别让我这些宝贝吃灰。”说实在的，那会儿我心里直打鼓：这都啥年代了，还留着这些破铜烂铁？

直到那个暴雨天，我才真正懂得老站长的良苦用心。

那天雨下得邪乎，排水沟根本来不及排水，眼看着积水就要漫进营业厅。我急得团团转，突然瞥见角落里老站长留下的那几段旧油管。我灵光一闪，赶紧叫了员工一起把油管锯开，打孔，三下五除二堵了段引流渠。没过一会儿，水顺着管子哗啦流走，危机就这么解除了。

打那以后，加能站后院的这个“绿色创意工作室”才算是真正活了起来。润滑油桶刷上漆，摇身一变成了垃圾分类桶；旧宣传横幅洗净缝好，给设备当防尘罩；废旧轮胎对半切开，成了花圃的围边，里面种着月季、太阳花，春夏开得正艳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创造，凑在一起就成了站里独特的风景。

最让我得意的，是和员工一起做的土发明。以前清洗油气回收装置集液井，得用水桶一桶一桶地打水，又慢又累。后来我们凑在一块儿琢磨商量，用废弃的纯净水桶、一截旧水管，再加个报废的阀门手柄，愣是拼凑出一个轻便好用的手提式打水器。这玩意儿用起来那叫一个顺手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。后来片区其他站点听说后，都跑来取经，也照着做了几个。

有时候下班晚了，我会习惯性地在院里转悠。夕阳把那些改造过的物件镀上一层金边，恍惚间好像又看见老站长蹲在那儿摆弄他的“宝贝”。我忽然明白，老站长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只是那些旧油桶、废铁管，而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好习惯，让我们学会变废为宝，过上精打细算的日子。

如今在站里，谁要是有了什么新点子，保准第一时间跑到后院去翻找。那些静静躺着的旧物，在我们眼里都是待开发的宝藏。前两天，来实习的90后小钱还兴冲冲地跑来跟我说：“姐，我看那几块旧展板，改造成工具收纳箱正合适。”

听着他的话，我心头一暖。老站长播下的种子，早已在我们这群人心里生根发芽……

(作者来自浙江石油)

我爱我家

戈壁井场的“暖心置换”

“这份藏在细节里的爱，我们得懂，更得接住，好好把它传下去。”

常换芳 孟雪茹

10月15日，虽是初秋，河南油田新疆采油厂春光油区的风已带着刺骨的寒意。

11时，在春10Ⅱ2-11-8H井场上，作业机刚刚停止轰鸣，在符合安全要求的条件下，新疆技术服务中心的两名新员工张皓森、田宇轩就跟着油服中心的队伍到了现场，开始了现场实习的日子。

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，生疼。两个人攥着笔记本的手紧了紧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那间蓝白相间的流动休息板房上，那是井场唯一能挡风沙的歇脚地，是企业专门为野外作业人员设立的休息场所。受井场面积限制，板房建得很小，只能容纳下两张折叠床和一个茶水台。作业队员正常轮流休息时，两个人在板房内放松一会儿，惬意又舒适。

“你们俩跟我来。”油服中心修井216作业队有36年工龄的作业工王云聪走在前面，用指节上还沾着油污的手推开板房门，一股热气扑

面而来，“实习期间，你们中午就在这儿休息，戈壁上的风刮起来能灌一肚子沙，别冻着。”

张皓森刚要开口说“我们年轻，没事”，王云聪已转身往外走。他快步跟到门口，猛地愣住了！其他几位师傅正弯腰捡地上的废毯子，有的把两条毯子叠在一起增加厚度，有的用石头压住毯子边角防风吹卷。原来，排碱渠的土埂旁，就是师傅们的临时“休息区”。

“王师傅，这不行啊！板房虽然小，可咱们挤挤也能行！”张皓森跑过去想抢师傅手里的毯子，却被王云聪按住了手。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带着长年握钻杆的力气，语气却软和得像春日的风：“挤挤吧，你们刚来，得养足精神看流程、学技术，我们习惯了，在地上躺一会儿不影响啥。”他拍了拍张皓森的肩膀，指了指排碱渠：“当年，我刚跑现场时，比你们还嫩，师傅们也是这么把板房让给我的。跑现场的，哪有没在地上打过盹儿的？”

风又刮起来了，卷起渠埂上的细沙。张皓森看着王云聪蹲在地铺毯子，额头的皱纹里还沾着沙粒。中午歇工时，他偷偷往渠边望，看见几位师傅挤在窄窄的毯子上，有的背靠着渠壁打盹儿，有的还在低声聊下午调钻机的细节，没人提起被土块硌得腰背发酸的事儿。

这两天，张皓森和田宇轩总觉得板房里的暖风吹得心里发紧。第三天中午，两人算好师傅们收工的时间，悄悄搬着凳子出了板房。他们把脚步放得很轻，生怕惊动正在整理工具的师傅们。两个年轻人在井场东侧的白杨树荫下找了块平整地儿，把凳子摆好，准备休息。

“你们俩咋在这儿歇？”王云聪收工过来，看见他俩坐在树荫下啃馒头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张皓森赶紧站起来，手里还攥着半块馒头：“王师傅，你们下午要扛油管、调钻机，得好好歇会儿恢复体力。我们年轻，在树荫下吹吹风挺好的。”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板房，眼里满是恳切：“我刚把电暖器打开预热了，您进去暖暖身子。”

王云聪看着两个年轻人眼里的真挚，突然笑了，伸手揉了揉张皓森的头发，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来：“这俩小子，倒学会心疼人了。”

戈壁井场总会上演这样的“暖心置换”。师傅们早早就把板房门敞开，桌上还摆着刚烧好的热水；新员工也总找借口往树荫下、工具房旁挪。到了傍晚，师傅们又会端着盛满热羊汤的搪瓷缸子过来：“戈壁晚上凉，多喝点汤暖身子，才有劲儿学技术。”

没有人说过“照顾”两个字，可那扇总敞开着的板房门、渠埂上压着石头的旧毯子、树荫下用凳子拼起来的“休息区”，搪瓷缸里冒着热气的羊肉汤，都藏着老石油人对新一代石油人的疼爱。张皓森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原来，传帮带不只是教怎么看压力表、怎么接油管，更是师傅们把温暖让给我们，把辛苦扛在肩上。这份藏在细节里的爱，我们得懂，更得接住，好好把它传下去。”

(作者来自河南油田)



10月27日，在胜利油田孤东106兆瓦光伏区内，员工正在对储能设备和光伏设施进行巡检维护。

王国章 摄

李玉虎

吴亚朋心领神会，从储物架上拿下两枚鸭蛋，那是他平日里舍不得用的食材。

“面呢？”赵瑞杰问。

“和好了，正醒着呢。”吴亚朋继续忙碌。

赵瑞杰站在门口，目光落在外面翻滚的沙尘中，心中却有些波动。去年这一天，吴光辉正奋力抢修发电机，连一口热乎饭都顾不上吃。生日对于他们，常常意味着无法触及的温暖。

当沙漠被厚重的黑夜吞噬时，伙房的灯光却如同一盏不灭的灯塔，投射出温暖的光。此时，满身沙尘的司机长吴光辉推开伙房门，愣住了——

桌上，一碗长寿面，蒸腾着热气。两枚荷

包蛋静静地躺在汤中。旁边，一个小蛋糕，奶油略显歪斜，上面简单地用中文写着：生日快乐。

赵瑞杰坐在角落，微笑着看他：“老吴，面条算是为你撑个场。”

老吴坐下，端起碗，吸溜一口。热气扑面而来，面条烫口，却难掩感动，心头的孤独与疲惫一瞬间被融化。风沙、烈日、长夜、潮冷，这些曾让人感到无力的东西，似乎都在这碗热腾腾的面中找到了温暖的出口。

(作者来自中原石油工程)

一碗生日面

唐甜

雨季来临前的科威特，黄沙覆盖大地，孤寂而荒凉。中原石油工程科威特公司SIN-OPEC-923队的营房，落地在这片寂寥的沙漠腹地，成为井队坚守者唯一的栖身之地。

这里的生活简单，日复一日地面对沙漠，工作之余的几许温暖显得尤为珍贵。

那天，风沙仍在肆虐，营房经理赵瑞杰像往常一样拎着采购袋走进了伙房。正擦灶台的厨师吴亚朋抬头问道：“赵经理，今天去城里了？”

“嗯。”赵瑞杰放下袋子，淡淡地回答，“今天是吴光辉的生日。”

吴光辉心领神会，从储物架上拿下两枚鸭蛋，那是他平日里舍不得用的食材。

“面呢？”赵瑞杰问。

“和好了，正醒着呢。”吴光辉继续忙碌。

赵瑞杰站在门口，目光落在外面翻滚的沙尘中，心中却有些波动。去年这一天，吴光辉正奋力抢修发电机，连一口热乎饭都顾不上吃。生日对于他们，常常意味着无法触及的温暖。

当沙漠被厚重的黑夜吞噬时，伙房的灯光却如同一盏不灭的灯塔，投射出温暖的光。此时，满身沙尘的司机长吴光辉推开伙房门，愣住了——

桌上，一碗长寿面，蒸腾着热气。两枚荷

包蛋静静地躺在汤中。旁边，一个小蛋糕，奶油略显歪斜，上面简单地用中文写着：生日快乐。

赵瑞杰坐在角落，微笑着看他：“老吴，面条算是为你撑个场。”

老吴坐下，端起碗，吸溜一口。热气扑面而来，面条烫口，却难掩感动，心头的孤独与疲惫一瞬间被融化。风沙、烈日、长夜、潮冷，这些曾让人感到无力的东西，似乎都在这碗热腾腾的面中找到了温暖的出口。

(作者来自中原石油工程)

“钢铁裁缝”焊出优质工程

他蹲下，手指在对接的焊缝边缘缓慢抚摸，仿佛一个老裁缝在丈量着布料。

铁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铆工。

“慢？慢工才出细活儿。这工期，是钢板

里省出来的，不是焊枪里抢出来的。”李元凯捏着铅笔的手微微一颤，笔尖在纸上游走，如同一个干了多年的老裁缝。

王炳堂看了看李元凯画的草图，又抬眼看看面前这个精瘦却像钢钎般硬挺的项目经理，紧绷的脸松动了些，嘲笑着挥了挥手：“成！听你这裁缝的，咱们照图干。”

8个小时过后，王炳堂带领班里的铆工、焊工按照李元凯画的图纸，高质量完成了再发器设备最后一道焊缝的焊接任务。

技术是利刃，可握刀的人还得有胆识。2023年初春，镇海炼化那场号称“史上最难”的大检修改造工程如约而至。53天，要把百万吨大乙烯装置从里到外翻新一遍。冷区改造、旧塔罐换新盘，时间压缩得令人窒息。特别是塔罐内的有限空间里，残留的物料与空气掺和就极易自燃，易燃气体是看不见的“妖魔”。

李元凯蹲在打开的设备人孔处，一股刺鼻的油焦味蹿出来。他往里探了探头，里面幽深黑暗，如巨兽之喉。

“老吴，这自燃的毛病，咱们得给它穿件湿棉袄！”李元凯对项目部安全部部长吴兆东说道，“蒸汽掩护，不间断送风，人员轮换掐着表

进。塔盘改造，拆一层旧的，立刻插一层新的，让易燃气体没空子钻。”

方案周密，却难掩步步惊心。李元凯干脆把铺盖卷搬到现场旁的集装箱办公室里。夜深了，他裹着一件棉大衣，拿着手电筒，在乙烯装置管架下穿行。冰冷的铁梯扶手刺得掌心发麻，他一层层爬上去，挨个儿检查高处施工作业点。

灯光扫过，看到一个年轻焊工在避风角落打盹儿，李元凯轻轻踢了一下他的鞋底，声音沙哑却带着暖意：“去板房睡个囫囵觉，这位置风硬，别冻透了。”他脱下自己的棉大衣，不由分说递给了过去。沾着油渍的棉大衣盖在年轻焊工身上，那暖意激活了一腔热血。

捷报最终在检修第50天的晨曦中抵达，乙烯塔罐改造提前告竣，压缩机组一次试车成功。在检修改造指挥部组织的劳动竞赛中，乙烯装置区域被业主授予“五星工地”的殊荣。

李元凯走出项目部生活小区，抬头望去，那气宇轩昂的反应器、再生器、6万吨钢结构和235万寸径的庞大管道网络，是他带领着工地上1000多名“钢铁裁缝”，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。海风裹着咸腥的气息，吹拂他刻着风霜的脸，那件半旧的工装衣襟被风鼓动着。

(作者来自十建公司)



落叶对根的思念。

孙宗奎 摄